

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不会放慢

(原载于《外交政策》2006年五/六月号)

作者：盖保德

译者：刘宇昕

关于中国，今天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问题是，它能承受这么多的变革吗？中国的发展速度能够持续下去吗？还需要采取哪些步骤？裴敏欣先生对前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。然而，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，没有理由如此悲观。

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了“创造奇迹”的亚洲其它经济体。数十年来，中国对其统计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，并于去年进行了经济普查。这一普查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更加清晰的图景。十年前我们无法看到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结果，西方学者对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总是以打折扣的办法加以“修正”。在过去十五年间，中国年均增长率是10%。世界银行和经合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，韩国、新加坡以及台湾最好的十五年年均增长率从未达到过10%。非但如此，中国的增长潜力也是巨大的。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水平的5%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增长差距也大致如此。考虑到新的技术因素，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比当时的韩国更大。

中国能够保持这一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吗？五方面的因素显示，中国能够做到：首先，凡是经济增长所需的东西，中国都进行了良好的投资。就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而言，中国与印度处在同一水平上。但中国的金融体系所能动员的资金规模比印度大。对有利于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基础设施如道路、港口以及排污系统等方面的建设，中国投入的资金规模要大得多。其次，中国建立起了鼓励艰苦奋斗、知识创新和敢于冒险的各种激励机制。五千万下岗工人标志着打破了城市工人从摇篮到坟墓的铁饭碗。现在，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竞争城市工作；义务教育扩展到九年，中国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为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。第三，中国向全球商业大胆的开放提高了它的经济适应能力，为新的技术提供了资金，而对诸如对外投资等关键性领域则进行了审慎的管理。日本和韩国从未敢冒险如此快速地开放市场。第四，由于土地改革，教育的改善以及新的社会保障网络，使中产阶级的持久成长有了基础。最后，中国的犯罪率相对较低，人身安全的保障提高了经济机会。腐败尽管存在，但与印度、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相比，腐败程度要低。在中国，腐败受到了严厉打击。

这一进程表明，中国官员正在领导着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富有效率的政府。这个政府实施了范围广泛的改革，对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做出了灵活的调整。社会不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像中国这样使生产力急速获得特权的任何国家都必定会出现群众不

满，问题是如何管理这些不稳定因素。中国的做法是向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做出补偿，对制造麻烦的竞争失败者进行处罚，对地方政府的渎职行为加以惩治。这一进程很难做到完美，批评政府的说辞和集会到处可见，但大多是以平静的方式。

当局对威胁政府权威，破坏社会稳定和妨碍继续改革的政治运动都进行了镇压。这些政策表明领导层有信心推行一条稳健而平衡的政策。中国政府平静地实现了领导层的更换。新的领导人更加年轻，受教育程度更高，其决策越来越贴近于现实需求。

中国有可能覆舟于一场危机吗？到目前还没有。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播都有这样的潜能。在这两次危机中，政府都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，迅速扭转了局面。不错，中国的确需要扩大其普通公民的某些自主选择权，由他们自己决定在哪里工作，在哪里生活；它也的确需要增加人民申诉冤情的渠道，但中国已提出了很多改革议案，实验了诸多项目，在全国范围推广了不少改革。比如鼓励地方性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，让它们帮助关照贫困者。政府还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，探讨新的方式来消除农村贫困，同时还对税收体制进行了现代化改革。为消费者提供贷款购房购车只是为其公民提供的诸多新的机会之一。

裴敏欣说中国是一个“新列宁主义国家”，其政治体制弱不禁风。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这一政治体制是灵活和充满活力的。■

作者简介

盖保德（Albert Keidel）于2004年9月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，在这之前，他是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办公室的副主任。他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、宏观经济政策、地区发展及扶贫策略等问题。在2001年加入财政部之前，他是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资深经济学家，还曾在中国、日本和韩国教授有关中国、日本和发展的研究生课程。盖博士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，在东京国立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后。

他的代表作品包括《人民币并不是问题》，《中国GDP支出帐目》，《中国经济：喜忧参半的表现》，《使用中国统计系统的实际问题》等。